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

第四回 撞生巧計貪歡放火 僕察機關挾恨搜查

且說這些丫頭說話之時被一位救星聽見了，爾道這救星是誰？原來亦是一個丫頭，這個丫頭名喚紅花，乃花子能妹子花賽金的丫頭，因到廚房取熱水與小姐洗面，聽得此話嚇了一跳，雙腳一軟，手中一鬆，跌了一倒，把一盆水潑倒在地，滿身是水。連忙抓了起來，再到廚房取水。回至房中換了衣服，心中想道：「可憐恩公子有難在花園，無人搭救，想我父母與他為鄰，家中貧苦難以度日，母親常到他家與太太告借，或借錢或借米，幸得夫人寬洪大度，周濟窮人，常將柴米錢銀或將穿過舊衣裳以及吃完的葷菜都拿到我家來，故此我母子三人得以度命。母親受夫人的恩惠無以為報，所以將奴送到夫人府中當為使女服侍夫人。那知夫人竟然不要，道：『若如此便不像鄰居了。』」決然不肯。後來母親身亡，又感夫人幫助兩銀子、一口棺木成殮了母親。自從母親死後，我父親掩上門就再不到李府了。那知隔壁起火燒了房子，連我的房屋也燒了，無處安身，搬到東門居住，貧苦難以度日。父親將奴賣入花府服侍賽金小姐，多蒙小姐待奴猶如姊妹。奴想若無李夫人不時周濟，連我的命不知到那裡去了。如今大爺有難，我紅花怎麼想一法兒救他才好。自古道：有恩不報枉為人。我必定搭救恩公子才算知恩報恩。話雖如此說，卻怎樣的救法？若要到他家中去報信，又不能出此大門，就是李夫人在家，那裡曉得大爺有此大難？就是我要進園去放他，又有許多家人看守，教我如何是好？」

想來想去，肝腸寸斷，無計可施，只是暗暗叫苦，心禱觀世音菩薩來搭救去。

紅花呆呆立在房門口，忽聽得小姐呼喚，紅花沒奈，只得走進道：「小姐洗面。」花賽金將水一摸，道：「為何捧冷水來？我看爾鬼頭鬼腦，叫爾取熱水，爾又用冷水拿來，叫爾取茶，茶也不見，此時還不點燈，沒心沒緒，不知在外面做些甚麼？」那紅花一時人急計生，答道：「因為頭上一支銀釵不知掉到那裡，所以在外面尋了一回。」花賽金道：「可尋著了麼？」

紅花道：「因尋不見，所以慌忙。」花賽金道：「這等不小心，想是掉在外面了，可先點燈與我，然後下去尋尋。」紅花答應，即先與小姐點燈，又去拿茶與小姐吃。花賽金道：「紅花，今夜熱得緊，可將窗門一齊開了。」紅花道：「曉得。」

遂將窗門開了。花賽金將身坐近窗前，紅花道：「小姐，」丫頭下樓去尋銀釵就來。」花賽金道：「尋著也好，尋不著也就罷了，我再與爾一支便了。」紅花說聲：「多謝小姐。」急急走下樓來，心內猶如滾油煎的一般，叫道：「天啊！天此時已是初更了，若到三更，李大爺的性命就難保了。天啊天！自古天無絕人之路，難道李大爺一生行善，就是如此死了不成？」

想來想去再想不出一個主意，東跑西望好似要偷東西一般，一心只想要救李榮春，呆呆立在黑暗之處胡思亂想不表。

且說這些丫頭婦女家人小使吃完了飯，收拾明白，也有去睡的，也有到各處去乘涼的，因花園要燒人，臭氣難聞，這些人都閃開了。只有書房四個人，二名小使服侍花子能、曹天雄飲酒。那花子能道：「教師，今夜可到花園去看燒人麼？」曹天雄道：「多謝少爺，小可不去看了。」花子能道：「如此，多吃兩杯去睡罷了。」吩咐花榮、花貴：「不要瞌睡。」花榮、花貴答道：「小人的兩個眼睛比月還光呢。」

且說這四個家人看守李榮春，花子能賞他一桌酒，四人在樹下吃酒猜拳，甚是高興，只有李榮春吊在梧桐樹上好不苦楚，想著：「家中如何曉得我死在此處？我死固不足惜，只是老母、妻子倚靠何人？可恨花子能這狗男女，我生不能吃爾的肉，死也要拿爾的魂魄。」不說李榮春怨恨，且說這四名家人說：「我們吃完，堆柴草加硫磺硫磺，堆得好了少爺諒也有賞。」這四名家人一面吃酒一面說：「李榮春也是自己不好，為甚麼到老虎頭上來抓癢？惹了少爺猶如惹了花太歲，如今吊在此處還是一個人，再等一回兒恐怕就要做火神爺了。」花吉道：「他做了一世的好人，不知行多少的好事，今日也不過如此而死。」

花雲道：「我實在吃不得了，要去睡一睡了才來動手。」花吉道：「如此爾先去睡，我們吃完還要乘涼。」

花雲別了眾人要先回房去睡，卻打從鬼出房經過，遂大聲咳嗽道：「秋香姐，爾不要來怕我，我不曾得罪爾。」列位，爾道花雲為何說此幾句話？因此鬼出房乃秋香丫頭之房，因花子能兩年前要與秋香私通，秋香不肯，惱了花子能，被花子能一腳踢著陰戶，一時嗚呼哀哉。自從死了秋香，冤魂不散，常常出現，人人害怕，走到此處定要叫他兩聲才敢走過去。前日花子能偶然打從鬼出房經過，天色昏暗，被秋香阻住他的身子，花子能一時昏迷，被秋香一連打了七八個巴掌打倒在地。秋香道：「花子能，爾來得正好，我同爾前去見閻王。」花子能一時著急，高聲大喊道：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」這些家人使女聽見都趕上前來，連忙扶起救入書房，病了一常連忙請僧超度，禮拜梁王懺，做了道常那裡曉得這個冤鬼陰魂不散，任爾怎樣的拜佛唸經超度，再趕他不去。自古道：人衰鬼弄人。因花子能命將要死，而且家也要敗，所以鬼敢弄人。是以花雲走過鬼出房，才轉得身，忽衝著紅花。花雲只說是鬼，嚇得一身冷汗，喊道：「不、不、不好了，鬼、鬼出現了。」

紅花因要想救李榮春無法可救，立在那裡想出了神，忽被花雲喊此一聲，嚇了一跳，見是花雲才放下心，叫道：「雲哥，不是鬼，是我紅花在此。」花雲將燈火提高一照，果是紅花，叫道：「紅花，爾為何一個人立在此做甚麼？我險被爾驚死。」

紅花想道：「花雲平日與我鬼打混要著我，我如今將計就計，騙他叫他救李榮春便了。遂道：「雲哥，我在此並無別事，只為等著爾。」花雲聽了此言滿身都是癢，魂飛在九霄雲外，心中喜不可言，道：「紅花姐，乖乖的妹子，我為爾不知費了多少心機，今日怎能穀得爾自來等我？」口裡說，手伸去捏他的手，紅花閃過說道：「此處恐有人走來。」花雲道：「要那裡去好？」紅花道：「爾將燈吹熄隨我來。」

花雲從未做過偷香客，此刻熄了燈火隨了紅花而走到覺得膽寒發抖。那知走到一個小小井亭，紅花道：「雲哥，爾看此處可有人來麼？」花雲道：「人是無人來，只是井神見了豈不要發抖麼？」紅花道：「啐！休得胡說。」花雲道：「不要管他，只是爾往日為何推三阻四？心腸太硬。」紅花道：「非是我心腸太硬，只為常伴著小姐，若片時不見就要盤問根由，難以久留在外。」花雲道：「為何今夜能得在此？」紅花道：「爾有所不知，因今夜小姐先睡了，我所以大膽走下樓來與爾說一句話。」花雲道：「好妹子，真正多謝爾好心肝，只是這裡難以成其好事，這井欄杆硬石條難以做快活的風流牀，須到我房裡去才做得好事。」

紅花道：「且慢，爾不要慌張，我今先有一句話與爾計議，若還依得我時，不要說是今夜，還要與爾地久天長的做夫妻呢。」

花雲問道：「甚麼事？爾說總要依爾的。」紅花道：「爾若果要與我成美事，可去花園放了李榮春。」花雲道：「爾真真說呆話了，那李榮春乃少爺的囚人，要將他燒死的，爾說那裡話來？誰人敢去放他出來？如此難題目我卻做不來。」紅花道：「爾若不肯，我決不從爾的。」花雲道：「爾不從我，我去告訴少爺，說爾要放李榮春出去，那時看爾怎麼了？」紅花道：「我是出於無奈要救李榮春，故來與爾計議，看爾有甚妙計救得李大爺，爾反要去告訴少爺。若少爺曉得此事，奴的性命定然難保，奴死何足惜，只是與爾夫妻永遠做不成了。」說完，嗚嗚咽咽的泣個不住，又裝出千嬌百媚的體態。花雲見了一身都軟起來，好不難過，道：「何必如此？我是與爾取笑的，爾要與我做夫妻，我豈忍害爾？只是尚有一說：那李榮春與爾有甚情由，爾乃如此著急？爾須說個明白再來計較。」紅花遂將前情一一說了一遍，花雲聽呆了半晌，想道：「如今此事是怎麼好？若還不救李大爺，豈不負了紅花的情意？又不能成其好事，況非只此一次，且要與我做長久夫妻，這個必要想個妙計救了李大爺才好。」左思右想，再想不出一個妙計來。

紅花道：「雲哥，可有妙計麼？此刻將近二更了，再遲一更就不好了。那火燒人實是難當，更且臭氣難聞，爾要做個好心，想出個好計救出火中人。」那花雲被紅花說出「火中人」，一時滿心歡喜道：「好了，我有計了。」紅花連忙問道：「雲哥，有甚妙計？」花雲道：「計雖有了，只是要爾幫助。」紅花道：「這個自然，爾快快說來，到底是甚麼好計？」花雲道：「我這個計就是孔明再生，他也料不著的。那花園東邊靠牆二間柴房是無人看守的，我先到柴房內放起幾把火來，等火燒燬了，那些看守的人見火發了必然走去救火，我就好去放李大爺，爾卻要在花園門口等候，接著了他必要將他藏密才好。」

紅花道：「何不放了他出去，豈不乾淨？」花雲道：「這個斷然使不得，爾不想那大門是落鎖了，邊門的鑰匙也是管門的收了，花園的後門也是鎖的，鑰匙又是少爺收的，如何放得他出去？如今先藏過了，等待明日夜間再用一計放他出去才好。」

紅花聞言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果然妙計。雲哥，我幫助爾便了。」

花雲道：「且慢，爾要將李大爺藏在那裡？」紅花道：「藏在鬼出房，人人怕著鬼，不敢到那裡去搜的。爾道妙麼？」花雲道：「不可，倘或鬼秋香出現，豈不唬死了李大爺？」紅花道：「這也顧不得許多了，如今急似燃眉，快些打點，不可再遲了。」

花雲道：「這事只有爾知我知，倘若走漏風聲被少爺曉得，不但我爾吃飯的處所就要分開了，連我二人的『性命定必難保呢。」

紅花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不必吩咐。」花雲道：「如今計議已定，先來成事快樂一場，然後再去放火。」紅花道：「此時已是二更了，事已急迫，況且此時我心亂神昏，不能同爾行樂。待爾放了李大爺，那時我心得意樂才好與爾做夫妻，任憑爾取樂罷。」

花雲道：「我此時心神也是不定的，罷了，只是事成之後，爾不可又推三阻四，那時我就不依了。」紅花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

花雲道：「如今待我先去打聽，看他們怎樣才好下手。」紅花道：「我也要上樓去看小姐睡也未。」花雲道：「如此快去快來，我也要去行事了。」

紅花見花雲去了，也就上樓去看小姐，走到樓上卻不見了小姐，遂叫道：「小姐那裡去了？」原來花賽金樓窗夕吃一露臺，因夏天天氣炎熱，起此露臺好避暑乘涼的，花賽金因坐在窗前覺得熱氣迫人，遂走出露臺上去坐著乘涼，所以紅花走上樓來尋不見小姐。大聲叫了兩聲，花賽金聽見了道：「我在此露臺。」紅花才走過露臺道：「小姐還未睡麼？」花賽金問道：「爾銀釵可尋著了麼？」紅花道：「不知丟到那裡去，再尋不見。」花賽金道：「不見罷了，我明日再挪一支與爾。」紅花道：「多謝小姐，請小姐安睡罷。」花賽金道：「尚早，我還要坐坐。」紅花沒奈，只得立在旁邊呆呆的看，只望園中火起便好去救李榮春，又未知花雲能成事否，懷著一肚鬼胎不提。

且說花雲來到池灘，一看不見一人，想道：「他三個都走往那裡去了，難道也去睡了？」又走到丹桂廳上一看，只見東橫一個、西倒兩個，鼻息如雷，三人都已睡著爛醉如泥。花雲看了道：「好了。」又去看花興等四人，卻還在那裡吃酒。花雲問道：「吃得快活否？」花興道：「這是少爺賞我們的，爾們也有一桌的。」花雲道：「我們早已吃完了，如今要去睡一醒好來幫助爾們。」花興道：「再喝一杯方好去睡。」花雲道：「醉了，要先去睡了。」一面說一面走。走回房來拿了皮罩的燈籠，走到柴房內將皮罩提起，拿幾把草點著火，每間柴房放幾把火，再將皮罩將燈罩好，走在暗處一看，道：「好了，火燄了，再一陣大風來一發妙的緊了。」花雲不過心中如此想，口裡如此說，誰知果然起了一陣狂風，風趁火勢，火乘風威，一時烈燄沖天。也是李榮春後來有封王之福，故此天助一陣狂風作他的救星。

且說花興等忽見火起，大喊道：「不好了，失了火了，大家快些去救火！」眾人一時心忙意亂，救火心急，竟忘記了樹上有弔著李榮春。不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